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4

全球政策:整体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演变

在小学/初中阶段实施高质量体育教育（QPE)及其对儿童福祉的影响时,促进健康至关重要。因此,本章将探讨QPE的各个要素（参见图1.1）,包括课程设置、教学与学习;儿童全面发展;学校实施;以及基于优势的社区合作。体育教育中的健康理念已对世界许多地区产生影响,课程政策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健康、福祉与体育教育（H, W & PE)的理念已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展。此外,一项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发现，“最佳实践”国家普遍强调“促进健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14,第10页）。因此,在世界各地小学/初中阶段实施QPE时,促进健康至关重要。

Lynch 和 Soukup (2016) 对整体 HPE 进行了描述：

社会文化方法的引入标志着体育教育理念的转变,采用了一种“整体性”的论述方式。这种整体性观点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2266-6_4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包容性意识形态,在世界某些地区被重新命名为 HPE。
这种转变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但最近一次是以复杂的反驳话语的形式出现,反对那些与“身体作为客体”(二元论)哲学相关的观点。“全人教育观”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的批判教育家和教育学的影响(Cliff、Wright和Clarke,2009,第165页)。这种整体性话语对体育教师和学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关注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这与那些几乎完全将健康责任归咎于个人及其决定的观念截然相反”(Cliff等人,2009,第165页)。

这种论述改变了人们对身体的看法,将身体视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转变为“完整的人”;身体、心灵、精神和福祉,以及它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国际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和研究书籍中发现的整体性 HPE 文献的数量表明,澳大利亚在 HPE 命名和课程改革方面处于领先地位(Lynch, 2016)。

在澳大利亚,HPE 框架文件被描述为一份“理想的”政策文件(Hickey、Kirk、Macdonald 和 Penney, 2014 年),更具体地说,它是一项公共渐进式教育政策(Dinan-Thompson, 1998 年),在过去 20 年中,澳大利亚的学校系统逐步实施了这项政策(Lynch, 2005 年, 2014 年; Macdonald, 2013 年)。

政策是“权威的价值分配”、价值的运作性陈述或“规范性意图的陈述”(Kogan, 1975,第55页)。国家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框架,该框架以文本的形式呈现(Penney, 2014)。“公共政策是指政府选择做或不做的事情”(Dye, 1984,第1页)。Goodson (1988,第9页)将文本或书面课程定义为:

·是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定“标准”并明确意图声明;以及 ·为教育工作者和从业人员提供清晰的“游戏规则”,即参数而非规定。

澳大利亚各教育部门的健康和福祉成果、框架和声明都与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学习领域直接相关: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在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中,学生将培养知识、理解和技能,以帮助他们增强韧性,建立强大的自我意识,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健康和体育活动参与方面做出有益健康的决定,并发展健康素养能力,从而提升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和福祉。(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2012 年,第 2 页)

这种整体健康与福祉的转变并非澳大利亚独有,其他发达国家也已意识到这一点。美国(Lynch, 2016)、加拿大(Kilborn、Lorusso 和 Francis, 2016)以及英国部分地区都已采纳了整体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理念。与澳大利亚类似,美国各州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和实施课程;因此,各州之间以及各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存在差异。虽然美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但有一个名为“综合学校体育活动计划”(CSPAP)的国家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框架。CSPAP 框架得到了多项国家倡议的支持,其中包括“动起来!活力校园”(LMAS)、“总统青年健身计划”(PYFP)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州公共卫生行动计划”。

在英国,威尔士也引入了健康福祉的概念,并“更加重视跨学科联系”(Griggs, 2012,第4页)。在苏格兰,健康福祉涵盖:体育、体育活动和运动;心理、情感、社交和身体健康;规划选择和变化;饮食与健康;药物滥用;以及人际关系、性健康和为人父母(Griggs, 2012)。其他国家,例如新西兰,则将“健康与体育教育”作为一项关键学习领域 “其重点是通过在与健康和运动相关的环境中学习,促进学生自身、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新西兰教育部, 2019)。

亚洲各国都经历了向健康、体能和体育教育(H,W & PE)转变的过程;这其中也包括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2001年,中国从传统的以运动成绩为导向的体育课程转向了更加全面的体育和健康课程。“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近期的改革类似,这一过程也经历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Hickey & Jin， 2010 年,第 19 页）。
金教授指出,中国向“健康、工作与体育”整体教学模式的转变，“挑战了传统体育理论和实践的诸多方面,并要求体育教师改变其专业视角和教学方法”（金教授， 2013,第15页）。
金教授研究了中国教师对体育课程改革的看法,并发现了一些障碍：

> 所有十八位体育教师都表示支持在新版健康与体育课程中更加重视健康促进这一根本目标。可以说,受访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绝大多数都赞同新版健康与体育课程的总体方向。
>
> 然而,数据显示,一些结构性、个人性和文化性因素可能会阻碍体育教师积极实施新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课程。（第15页）

随着中国国务院承诺“进一步推进学校体育教育,提高学生身体健康水平”（国务院，2016）,推动全面体育课程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该文件倡导包容性教学；“残疾学生学校应根据不同残疾类型的需求调整体育课程,并确保每个学生都能享有锻炼的权利”。它还倡导建立基于社区优势的伙伴关系。

这种情况在许多亚洲国家似乎都很普遍：

> 亚洲许多国家经历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文化和社会习俗的显著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反映了其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和消费能力。总体而言,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更容易逃避体力劳动和锻炼,亚洲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变得更加久坐不动。这一趋势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担忧,他们注意到学生对学校体育教育和运动的兴趣正在下降。教育机构在改善学生的身心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可以通过体育教育、运动和娱乐项目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 2008年,第iii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
亚太地区发展（2005-2014）。“为实现
在“世界儿童发展十年”的目标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发展智力、道德伦理和情感成熟度。
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使他们能够成为
“负责任的公民和未来的领导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 2008 年），第 iii 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是促进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和福祉。“这反过来又将有助于……”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特别是
与教育、健康和性别平等相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6 年），第 8 页）。可持续发展目标适用于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Lynch，2016 年)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2000 年至 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MDGs）,即《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含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这些目标
“这些都是真正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才能解决。”（Thwaites， 2015）。

目标3和4代表了健康、工作和体育教育。特别是具体目标。
目标 3.4、3.d 和 4.1：

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3.4到 2030 年,通过预防和治疗,将非传染性疾病（NCD)导致的过早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并促进心理健康和福祉。

3.d加强所有国家的能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各国,用于预警、风险降低和管理国家
以及全球健康风险。
目标 4:确保人人享有包容和优质的教育,并促进终身学习
学习。
4.1 到2030年,确保所有女孩和男孩都能完成免费、公平和
高质量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从而培养出相关且有效的人才。
学习成果。

正如目标 3.4 和研究表明,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可以促进心理和社会福祉（澳大利亚联邦， 2014； Lynch， 2015； Parkinson， 2015;英国公共卫生， 2015；
Richards， 2016； Salmon 等人， 2011）。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此外，“根据联合国的说法，‘伙伴关系’对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持续努力实现健康和福祉平等至关重要”（Lynch， 2016,第1页）。Elliott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幼儿期和学校环境中促进儿童健康和福祉的核心是与家庭沟通和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 （2014,第191页）。

在亚洲,新加坡设有“体育教育”课程,并将健康教育融入其中（新加坡教育部， 2016）。文莱达鲁萨兰国采用了包含九个关键学习领域的全新21世纪国家课程,其中包括健康与体育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b）。将体育教育扩展为“健康与体育教育”符合课程改革的目标 关注儿童的全面发展。

同样,邻国马来西亚也推行全人教育课程,尤其是在小学教育中,他们的目标是“确保儿童潜能的全面、均衡和综合发展 包括智力、精神、情感和身体方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i,第15页）。这规定要让学生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体能。健康与体育教育融入艺术和娱乐（以及音乐和美术)之中,其中“健康要素被纳入体育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i,第16页）。菲律宾也提供类似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k）。

日本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博学多识、追求真理、培养丰富的感性和道德感,同时强身健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h,第2页）。日本小学设有“体育”课程,并将健康教育融入其中（与新加坡类似）。然而,初中和高中阶段的课程名称为“健康与体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h ,第19页）。这与尼泊尔的课程结构类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j）。

泰国的教育体系（小学和中学)中也设有全面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学科领域，其中包括“人类成长与发展;生活与家庭;运动、体育锻炼、游戏;泰国和国际标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体育运动;加强健康、能力和疾病预防;以及防止各种危险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 年,第 22 页)。

柬埔寨的教育以“健康与体育教育”为学科领域,其目标是“改善和保持自身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并为改善和保持其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的健康做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6 年,第 13 页)。印度尼西亚的教育也类似,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学科名称均为“体育、运动和健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e)。

在印度,“健康与体育教育必须成为小学教育以及中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印度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的目标是“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以便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培养学生对健康与体育教育的综合全面理解,并发展积极的态度、价值观、技能和行为”(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无日期,第3页)。斯里兰卡也提供类似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n)。

与亚洲不同,欧洲在体育课程和术语方面缺乏统一的整体教育理念。例如,在英国,体育课程领域仅限于体育教育。虽然设有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PSHE)这一科目,但它“并非强制性课程,因此学校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实施这些指导方针”(英国教育部,2016)。目前英国的体育国家课程被描述为“以表现为主导的课程,并伴有行为主义倾向的教学方法”(Thorburn、Jess 和 Atencio， 2011,第 393 页);其行为主义倾向体现在“教育部的官方指导建议教师在学校中使用体育活动作为惩罚手段 通过强制运动来管教不良行为”。

(Curran， 2014;教育部， 2014)。然而,这似乎只是巧合,因为之前的国家课程草案声称采用的是整体方法。该草案先于罗斯审查,并被恰当地命名为“理解身体发育、健康和福祉”。然而,这一整体性的健康、福祉和体育课程在后来的2014年被废弃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10年政府更迭（Griggs， 2012）。值得注意的是,可以说这为未来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此外,在英国,由于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PSHE)为选修课而造成的健康和福祉差距似乎暂时被“体能素养”概念所填补,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证的,这一概念阻碍了体育课程政策在学校中真正惠及儿童（Lynch & Soukup， 2016,2017）。 “英格兰、加拿大和威尔士被列为拥有最完善的体能素养倡议的国家”（Corbin， 2016,第15页）,但其中存在一些令人困惑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第六章中讨论（参见第69页）。毫不奇怪,那些推广体能素养或已将该术语纳入课程的国家（例如美国)的儿童,根据Curran的说法，“是世界上最不健康的儿童群体之一” （201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7）,这表明体能素养可能是一种被动的恐慌,而非积极主动的战略规划。

许多欧洲国家的体育课程似乎与第七章详述的传统相符。因此,在体育学习方面,许多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沿袭传统做法;变革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德国将体育作为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必修课（欧盟委员会， 2019c）。法国也设有体育教育,但同样与健康无关（欧盟委员会， 2019b）。

希腊也有体育教育,这与心理健康有关（但并非与健康有整体联系）(欧盟委员会， 2019d）。意大利小学教育也有体育教育（欧盟委员会， 2019e）。

冰岛、波兰、西班牙和罗马尼亚仅提及体育课程,与健康无关。

然而,许多欧洲国家在名称或结构上都承认整体的健康、工作和体育课程。

这包括:芬兰、爱尔兰、北爱尔兰、苏格兰、荷兰、瑞士和瑞典。爱尔兰设有体育教育,旨在“促进儿童的身体、社交、情感和智力发展”（爱尔兰政府， 1999年,第10页）,这与北爱尔兰类似。苏格兰的课程领域名为“健康与福祉”（欧盟委员会， 2019f）,荷兰、瑞士和瑞典的课程名称中均包含“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芬兰的课程将福祉融入到教学的各个领域;他们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健康教育和体育教育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学科领域,但都承认儿童的全面发展是其基础。
贯穿健康的一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d）。Yli -Piipari （2014)的一项研究综述得出结论:“体育教育拥有坚实的基础。”
在芬兰学校里,它得到了芬兰社会的大力支持”（第 1 页）。

芬兰在教育方面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并且拥有
被认定为世界领导人（Darling-Hammond， 2010）。新的
国家核心课程（2016 年)以施泰纳教育学为基础,并融入建构主义课程方法（参见第 25 页）。
此外,注重情境,课程设置与情境紧密结合
二十一世纪的终身学习技能（参见第28页)和创新
鼓励采用（欧盟委员会， 2019a）。

因此,与澳大利亚类似,他们提倡通过课程实施建立真正的学校与社区伙伴关系:发展学校
作为学习共同体;强调学习的乐趣;强调协作氛围;促进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自主性
学校生活（欧盟委员会， 2019a）。

> 发展学校文化的指导原则在国家层面有明确规定。
> 核心课程。目标是建立一种促进学习的校园文化，
> 互动、参与、福祉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 指导学校文化发展的原则强调:
> 学校作为一个学习共同体。此外,其目标是确保学生的福祉。
> 以及每一位学生的安全。
>
> 学校必须提供实验、探索和积极参与的机会。
> 学习、体育活动和游戏。文化多样性和语言意识也是指导学校文化发展的关键原则。
> 在学校日常生活中使用多种语言被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 语言学习受到重视。（芬兰国家教育署， 2014）

非洲各国的情况也比较复杂,许多国家正在向某种方向转变。
全面的健康、工作和体育课程。喀麦隆、尼日利亚等国家，
乌干达、苏丹、马拉维、纳米比亚和坦桑尼亚拥有身体和健康
教育并倡导采取整体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肯尼亚、博茨瓦纳、乍得、津巴布韦等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赞比亚的小学体育课与健康没有明确的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m）。

许多中东国家也已转向学校的整体健康与体育教育。阿富汗的小学教育包括体育和健康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f）。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小学课程中设有体育课，并将“科学与健康”作为一门单独的科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g）。最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进行了整体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改革；

> 阿联酋教育部设计了一套全新的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旨在满足每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并将于2017年1月起在所有公立学校实施。其目标是赋能阿联酋青少年学生，使其能够自主管理自身的体育、健康和福祉，从而确保培养出健康、积极向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下一代阿联酋公民。（阿联酋教育部， 2017）

巴林倡导全人小学教育，旨在“在身体、心理、道德、社交和情感方面全面发展儿童，并为他们提供成为优秀公民所需的基本通识教育和技能”，但其课程中包含体育课（却不涉及健康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a）。其他类似国家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曼、埃及和卡塔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m）。

中南美洲国家，例如墨西哥、巴西、智利和阿根廷，都提倡体育教育，但其中不包含健康相关的科目或课程。大洋洲的瓦努阿图等国家甚至没有体育教育或健康教育（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和舞蹈理事会[ICHPER-SD]， 2014）。然而，大洋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深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整体健康、身心健康与体育教育模式的影响。库克群岛设有健康教育和身心健康课程（包含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c），萨摩亚的小学课程中也包含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l）。显然，全球课程政策正在向整体建构主义方法转变。然而，关于这项课程改革在小学阶段的实施效果如何，仍然存在疑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参考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ACARA）。(2012 年）。
澳大利亚课程体系概览:健康与体育教育。可访问http://www.acara.edu.au/verve/_resources/Shape_of_the_Australian_Curriculum_Health_and_Physical_Education.pdf获取。访问日期:2014年11月6日。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14)。健康与自我保健情况说明书。
摘自http://www.responseability.org/__data/assets/pdf_file/0011/ 10541/Wellbeing-and-self-care-Final.pdf。

Corbin, C. (2016). 体能素养对研究和实践的影响:评述。 《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87,14-27。https : //doi.org/10.1080/02701367.2016.1124722 。

Curran, T. (2014).用运动惩罚学生是鲁莽的政治姿态。
The Conversation. 检索自https://theconversation.com/punishing-students-with-exercise-is-reckless-political-posturing-23495。

Darling-Hammond, L. (2010). 稳步前进:芬兰构建强大的教学体系。 《重新思考学校》,24，30-35 。

英国教育部。(2014)。学校行为与纪律。给校长和学校教职工的建议。检索自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77894/Behaviour_and_Discipline_in_Schools_-a_guide_for_headteachers_and_school_staff.pdf 。

英国教育部。(2016)。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指南。检索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ersonal-social-health-and-economic-education-pshe/personal-social-health-and-economic-pshe-education 。

Dinan-Thompson, M. (199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政策的构建与重建。在阿德莱德举行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戴伊,TR（1984）。理解公共政策。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伦蒂斯出版社。大厅。

Elliott, A. (2014). 与家庭建立联系。载于 S. Garvis & D. Pendergast (编),儿童时期的健康与福祉(第 190–205 页)。维多利亚州墨尔本港:剑桥大学出版社。

欧盟委员会。(2019a)。芬兰概况。检索自https://eacea。ec.europa.eu/national-policies/eurydice/content/finland_en。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欧盟委员会。(2019b)。法国概况。检索自https://eacea.ec.europa.eu/national-policies/eurydice/content/primary-education-14_en 。

欧盟委员会。(2019c)。德国概况。检索自https://eacea.ec.europa.eu/national-policies/eurydice/content/germany_en 。

欧盟委员会。(2019d)。希腊概况。检索自https://eacea.ec.europa.eu/national-policies/eurydice/content/primary-education-20_en 。

欧盟委员会。(2019e)。意大利概况。检索自https://eacea.ec.europa.eu/national-policies/eurydice/content/teaching-and-learning-primary-education-23_en 。

欧盟委员会。(2019f)。苏格兰概况。检索自https://eacea.ec.europa.eu/national-policies/eurydice/content/teaching-and-learning-primary-education-50_en 。

芬兰国家教育署。(2014)。基础教育新国家核心课程。检索自https://www.oph.fi/english/curricula_and_qualifications/basic_education/curricula_2014 。

古德森,I.（1988）。课程的制定:论文集。伦敦:法尔默出版社。按。

爱尔兰政府。(1999)。小学课程:体育。摘自https://www.curriculumonline.ie/getmedia/ca8a385c-5455- 42b6-9f1c-88390be91afc/PSEC05_Physical-Education_Curriculum.pdf。

格里格斯,G.（编）。（2012）。小学体育教育导论。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Hickey, C., & Jin, A. (2010). “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中国体育教育改革的斗争。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1(1),19-26。

Hickey, C., Kirk, D., Macdonald, D., & Penney, D. (2014). 三维课程改革:专家小组讨论澳大利亚新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课程。亚太健康、运动和体育教育杂志,5,181–192。https : //doi.org/10.1080/18377122.2014.911057 。

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和舞蹈理事会。 (2014)。ICHPER-SD 与太平洋岛屿的联系。检索自http://www.ichpersd-oceania.org/oceania-update。

Jin, A. (2013). 中国体育课程改革:来自体育教师的视角.体育与运动教育, 18(1), 15–27.

Kilborn, M., Lorusso, J., & Francis, N. (2016). 加拿大体育课程分析。欧洲体育教育评论,22,23–46。https : //doi.org/10.1177/1356336X15586909 。

Kogan, M. (1975).教育政策制定。伦敦:Allen & Unwin。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Lynch, T. (2005)。对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小学引入昆士兰州 1999 年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课程大纲及政策发展情况的学校反应评估（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澳大利亚。检索自https://researchbank.acu.edu.au/theses/128/ 。

Lynch, T. (2014). 澳大利亚课程改革 II:健康与体育教育(HPE)。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20(4)，508–524。https ://doi.org/10.1177/1356336X14535166 。

Lynch, T. (2015). Investigating children s spiritual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rea in Australian school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54 (1), 202–220. https://doi.org/10.1007/s10943-013-9802-2.

Lynch,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https ://doi.org/10.1007/978-3-319-31667-3。

Lynch, T., & Soukup, GJ (2016). “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术语混乱。Cogent Education, 3(1), 1217-820。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6.1217820 。

Lynch, T. 和 Soukup, GJ (2017)。小学体育教育 (PE):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师质量实施的看法。Cogent Education， 1348925。http ://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331186X.2017.1348925 。

Macdonald, D. (2013). 新的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支持?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4 （2），95-108。

新加坡教育部。(2016)。体育教学大纲: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检索自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6453?posInSet=7&queryId=ebc43f49-59d3-439a-b055-bd276554efc9 。

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无日期)。健康与体育教育大纲:一至十年级。检索自http://www.ncert.nic.in/html/fest/Microsoft%20Word%20-%20Final_Sullabus_on_H___P_I-X_for_Website.pdf 。

新西兰教育部。(2019)。健康与体育教育。检索自http://nzcurriculum.tki.org.nz/The-New-Zealand-Curriculum/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

Parkinson, E. (2015年8月16日)。迪克·特尔福德的研究发现体育运动可以提高NAPLAN成绩。 《金融评论》。检索自http://www.afr.com/news/special-reports/afr16srsportyourchildseducation20150814-giyyh4 。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Penney, D. (2014年6月24日)。院长系列讲座:健康与体育教育和澳大利亚课程 漏洞百出,潜力无限。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检索自http://monash.edu/education/events/deans-lecture-series/dawn-penney.html 。

英国公共卫生署。(2015)。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情绪健康和福祉:全校和学院方法。检索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14908/Final_EHWB_draft_20_03_15.pdf 。

Richards, R. (2016)。学校体育。检索自https://www.clearinghouseforsport.gov.au/knowledge_base/organised_sport/value_of_sport/school_sport 。

Salmon, J., Arundel, L., Hume, C., Brown, H., Hesketh, K., Dunstan, D., … Crawford, D. (2011). 一项旨在减少 8-9 岁儿童久坐行为并促进其身体活动和健康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transform-us! 研究。BMC公共卫生,11,759 。

国务院。(2016)。中国将加强学校体育教育。摘自http://english.gov.cn/policies/latest_releases/2016/05/06/content_281475343244170.htm。

Thorburn, M., Jess, M., & Atencio, M. (2011). 重新思考课程:分析苏格兰课程目标修订期间体育教育作为“健康与福祉”一部分的潜在贡献。体育教育与运动教学法,16 (4), 383–398。

Thwaites, J. (2015年9月24日)。可持续发展目标:澳大利亚的双赢之举。检索自http://theconversation.com/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a-win-win-for-australia-4726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儿童贫困的视角:富裕国家儿童福祉概览 对经济发达国家儿童和青少年生活与福祉的全面评估。因诺森蒂研究中心报告卡7 C。佛罗伦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检索自https://www.unicef-irc.org/publications/pdf/rc7_eng.pdf。

阿联酋教育部。(2017)。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在阿联酋推行全新的体育与健康教育改革。摘自https://www.moe.gov.ae/En/MediaCenter/News/pages/sport。aspx。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06)。世界教育数据:柬埔寨。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Cambodia.pdf 。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08)。亚洲体育教育和运动的创新实践。检索自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58509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a)。
世界教育数据:巴林。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 fileadmin/ 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2010/pdf-versions/Bahrain.pdf。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b)。
世界教育数据:文莱达鲁萨兰国。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fileadmin/ 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2010/pdf-versions/ Brunei_Darussalam.pdf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c)。
世界教育数据:库克群岛。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fileadmin/ 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2010/pdf-versions/Cook_Islands.pdf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d)。
世界教育数据:芬兰。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 fileadmin/ 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2010/pdf-versions/Finland.pdf。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e)。
世界教育数据:印度尼西亚。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sites/default/ files/Indonesia.pdf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f)。
世界教育数据: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摘自http://www.ibe.unesco.org/ fileadmin/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 2010/pdf-versions/ Islamic_Republic_of_Afghanistan.pdf。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g)。
世界教育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摘自http://www.ibe.unesco.org/fileadmin/ 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2010/pdf-versions/ Islamic_Republic_of_Iran.pdf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h)。
世界教育数据:日本。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 sites/default/files/ Japan.pdf。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i)。
世界教育数据:马来西亚。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 fileadmin/ 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2010/pdf-versions/Malaysia.pdf。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j)。
世界教育数据:尼泊尔。摘自http://www.ibe.unesco.org/ sites/default/files/ Nepal.pdf。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k)。
世界教育数据:菲律宾。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Philippines.pdf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l)。
世界教育数据:萨摩亚。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 fileadmin/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2010/pdf-versions/Samoa.pdf。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m)。
世界教育数据:世界教育数据 第七版 2010–2011。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en/document/world-data-education-seventh-edition-2010-11。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n)。
世界教育数据:斯里兰卡。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Sri_Lanka.pdf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1o)。
世界教育数据:泰国。检索自http://www.ibe.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Thailand.pdf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4)。
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检索自https://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93/229335e.pdf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促进健康和福祉的战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检索自https://unesdoc.unesco.org/ark: /48223/pf0000246453?posInSet=7&queryId=ebc43f49-59d3-439a-b055- bd276554efc9。
Yli-Piipari, S. (2014).芬兰体育课程改革。Quest , 66 (4), 468–484。